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七十五回 驚聞惡語老母憂思 飽受雌威良朋笑話

北鄰歌管出樓台，蕭齋含杯獨消懷。 明月不嫌茅屋漏，夜深一樣上窗來。

話表雲璧人、吳又仙夫婦反目，被一小丫環聽知，忙去報太太知，迎面碰見書童匆匆進來。那書童見丫環匆忙，問道：「你有何事，如此匆忙？」那丫環說：「我家將軍與夫人嘔氣，我去報太太知。」書童問：「因何致氣？」丫環便將反目之原因言了一遍。遂問書童：「進來有何事？」書童說：「外面忠勇侯、英武伯與眾位將軍前來賀節，令我進來請咱家將軍出見。」丫環聞言說：「你去請去，須要小心些，休觸夫人之怒。」言罷，如飛而去。見了雲老夫人，便細稟了一遍。太夫人聞言，好生詫異，暗想：「竟有這等事，吾哥哥實有先見之明。原說不可先代兒納妾，將來恐有閒言，今果不出他所料。」復思：「又仙也太不自尊，娶未及半月，就這等謗毀姑嬭，羞辱夫主，老身不能含忍。我去與他理論，看他怎樣奈何我？」遂又回思：「昔日是我之錯，我兒未曾娶親，為兒先納妾，這『溺愛不明』四個字，我不能逃。倘若兒婦以此四字問我，我以何詞對答？不如我裝一癡聾之人，免致為這瑣屑之事，與他淘氣。屏去兩個姬妾，卻不算甚麼大事，只盼他夫妻和睦就是好。況且爭吵起來，傳出去，難免他人議論我持家不正，嗤笑與我。」因自解自歎了一番，便即身靠牙床歇息。因又想起女兒來，不免又感慨一回。

不言雲太夫人悶悶不樂，且言書童走入後堂，瞥見兩位姨太太淚痕滿面，換了青衣，愁眉不展，站立一邊。少主母怒容可畏，少主人坐在藤椅上，低頭不語。看罷，小心走至璧人面前，低聲稟道：「現在楚侯同諸位將軍皆在前廳，請將軍出去賀節。」璧人聞言，便曰：「你先去說，我隨後就來。」書童遵命到了前廳，向楚侯等遵主命回完話，退出大廳，向同伴說少主人、少主母之事，被張珏聽了個真切，不由的好笑。只見雲璧人出來，與大眾彼此賀節。大家同聲說道：「你真算得是新婚燕爾，寸步不離。我等在這廳子內候你兩個時辰，你才出來。究竟你躲在內室有何事？」璧人無言可答，惟有強作笑容，唯唯而已。眾人向璧人面上細看，見他滿臉怒色，大家也猜詳不出。張珏在旁笑曰：「莫非雲兄今日受了嫂夫人之委屈，為何毫無歡喜之容，只帶憂愁之色，這是何故？」俗語「賊人膽虛」，雲璧人見問，不由面生慚色，強解曰：「偏是張賢弟鬼鬼祟祟，愚兄有何憂愁之色，只因午夢初醒耳。」大家聞言，皆無可疑，即向璧人說：「請伯母與嫂夫人，大家叩節。」璧人謝曰：「家母亦當午睡，內子亦不敢當，心感謝罷。」惟楚雲暗恨不能見母請安叩節，說不出口來。忽聞桑黛說：「既如此，雲兄何不同我等往大哥處叩節去呢？」璧人回答：「正欲同行。」遂一同出府，各跨馬同奔李府。惟有張珏在馬上掉轉臉來，向璧人點點頭，笑了一笑。璧人見張珏之情形，心思：「我內宅之事，他必知道了，恐怕他在路上取笑。」只作佯佯不知。不一刻已到，各自下馬，並不投帖，早有李府門丁通報去了。大家走進大廳，尚未坐下，李廣已是整冠束帶迎了出來。眾人近前叩節，李廣一一回答。大家要進內宅，給李老夫人、徐老夫人請安叩節。李廣堅辭不得，只得先去通稟。眾人陸續而進，來到內堂，大家先與李老夫人叩了節。又請洪少夫人，洪錦雲欲避不得，只得出來相見，先與大家施禮。大家叩節已畢，退出，便往西宅徐府而去。楚雲請出錢老夫人請安叩節。錢老夫人見女婿如此風姿，好生快樂，回了半禮，敘了幾句話。楚雲退出，便一人到西宅，給徐老夫人請安叩節，退出。